

蚌胎也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為唐質爾公介時以言事請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買案具奏覆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 趙韓王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曰臣未嘗書實不知若知之當

奏聞而却之上咲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脩也

又

太祖初登極時在太后尚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鑊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赦汝勿令後人



知也

王光祿

光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道置提舉茶  
鹽酒稅一官朝廷目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  
其選會京西道闕官 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  
為誰左右以濟對 上即以授之

寇萊公

太宗時寇準為員外郎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  
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 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時魏鄭公

也準為禮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 太宗謂宰相  
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為開封府推  
官 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為樞密  
直學士 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

李尚書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忠厚好學聞酸棗王昭  
素善易往師之昭素嘉其聰敏謂人曰觀李生材能  
器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卷祕  
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徐台  
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



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穆拜右拾遺  
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偽國平蜀之初  
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生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為  
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  
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與生以同年登進士第降  
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及御  
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  
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府封事有能名遂擢叅知政  
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風穆身扶持起居能  
適其志或通夕不寢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

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肉食未  
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  
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部  
尚書

馮元孫夔

馮元孫夔以儒素稱諸科及第數上直諫真宗末  
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學士十年夔固請不已乃遷  
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  
制三館餞於祕閣夔已辭画形詔遷席於瑞聖閣先  
是宴兩制者中函不預王隨時為中函恥之曰朝廷



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諾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於兖州元性微吝判國監公謙自以其家所賜酒克事而取其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皆鉅萬

皇朝類苑卷第六

皇朝類苑卷第七

君臣知遇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却之後守未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一匹馬價耶

見通水燕談

二

王禹偁濮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



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諾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於兖州元性微吝判國監公謙自以其家所賜酒克事而取其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皆鉅萬

皇朝類苑卷第六

皇朝類苑卷第七

君臣知遇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却之後守未陽閩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一匹馬價耶

見通水燕談

二

王禹偁濮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



方獎文士聞其名召拜拾遺直史辭賜緋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為戒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銓為妖巫道步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練使副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脩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董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陳

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移知鄴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

三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雜遷制送馬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書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十匹顧肯虧此價耶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諫曰事上不曲邪居下不謫佞見善若己有病惡過仇讐世以為知言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嘆美切直因



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  
對擢大理評事並求水紀間

四

王元之在翰林 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  
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  
垂名不朽故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  
見澠水燕談

杜文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 上嘗因沐浴罷飲上  
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

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 上聞之驚步行出  
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稍  
蘇見至尊在欲起 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宮方  
鎬疾亟時 上深自咎責為由已賜酒致酒鎬病也  
揚礪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儲式因為東宮官  
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 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  
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 上不許因降輦步至  
其第存勞甚至楊礪 太宗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  
封府 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 真宗退



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代由是  
重之以上出陳水紀聞

### 董遵誨

董遵誨父宗本為隨州將太祖微時往依宗本與  
遵誨游常共臂鷹逐兔小不如意為遵誨所辱太  
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遺之即位之初訪求遵誨  
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矣萬乘之主豈念  
舊惡將因禍至福豈測哉遵誨感其言幅巾見於便  
殿叩頭請死上咲曰汝昔日豪蕩大過我方將任  
汝事即命左右掖起賜冠帶設食案賜食上前語

及舊故歡咲以為通遠軍使專委一面之事而粗悉  
以給軍用不藉於有司每歲賜予無數幕府許自辟  
署選精甲數千人隸麾下不復更代隔歲以春夏令  
歸營省妻子遵誨至申嚴邊候鎮撫蕃部號令如一  
戎族之強盛者為傳腹心有謀為寇者必立以告發所  
部襲之剪滅無噍類凡有出師大克捷覺諸羌畏威  
惕息養馬數千匹擇其良以入貢親僕數百人皆厚  
給衣食日夕馳射畋獵駉鞠呼盧飲食作鼓吹為樂  
羗中動靜即時知之朝廷不復西顧歲時其親表押  
馬來獻上必召問遵誨晨夕所為擊節大喜曰是



能快活耶多解服御衣物珠貝珍異以爲賜遵誨捧  
之未嘗不泣下三數歲一來朝賜食御前咲語移晷  
賜御膳羊 上樽酒皆五百數金帛累萬復遣去終  
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遷羅州刺史有判官者因  
朝廷訪利害 上言通遠軍養兵每歲轉運使調發  
地錢勞費民力本軍閔摧之入自可市糶給用 上  
遣錄判官所奏下本軍及申約外凡歲調入如故不  
得竊議市租徙判官於他郡遵誨感激流涕左右皆  
泣

楊文公  
誌苑

種放

真宗優礼種放近世無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

真宗垂手援於臂 上以顧近臣曰昔明皇優待李

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礼無愧前

代矣故蔣穎叔薦放姪孫誼云放早以逸民被遇帝

有握手登樓之眷 真宗屢欲大用放固辞乃止惜

哉

澠水燕  
談

張乖崖

乖崖公曰吾河曲一書生爾猥自出身遭逢聖主太  
平興國中進士及第屢親民政自太常侍士羅荆湖  
北路轉運使入覲時 太宗皇帝御長春殿召對數



刻 上曰卿奏事精審可信特賜金紫亦虞部郎中  
旋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面奉 聖旨曲川經賊後  
民頗傷殘不聊生卿去到後可便宜行事欽哉君不  
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後奉詔條之外事  
有大可革者奏後始行其有權而合義者先行後  
奏 上悉允之故得展微効立功名誠由 上信不  
疑下諛不入 見忠定公語錄

又

忠定公為御史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  
知政事温仲舒為卿弟及他語鄙甚錢希白所撰公

墓誌云彈執政失錯辭者是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  
軀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  
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姻家禹偁代為之禹偁前在翰  
林齊賢罷相麻詞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  
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自辨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  
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是掩 上之明誣臣以非  
罪也 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上  
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 上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  
御几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  
拜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出



水燕  
謹

張文定

太祖幸西蜀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其陳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  
策內四說稱吉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 太祖怒令  
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  
汝為相也至 太祖即位放進士榜必欲置於高等  
而有司偶失遴選在第三甲之末 太宗不悅及注  
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作監丞通判

衡州不十年果作相 東軒筆錄

柳仲塗

柳開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其  
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  
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  
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取為繼室錢曰俟白  
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開之才學不守於錢氏之門  
遂強委禽烏不旬日而遂成札錢不之敢拒走介白  
其父乞上殿面訴柳開劫取臣女 仁宗問曰卿識  
柳開否曰不識 上曰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



嘉婿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見倦遊雜錄

### 袁廓

袁廓梓潼人敢大言 太祖奇之 太祖即位遷殿  
中丞掌市征歲中增緡錢數萬特賜錢百萬會錢俶  
納土詔廓按行府庫倉廩所至公宴令別席而坐以  
寵之

### 錢俶

錢俶 太宗即位來朝宴後苑泛舟池中 太宗親  
酌酒以賜俶俶跪而飲每首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

妙遣使脩必貢羅於庭焚香再拜

並見范蜀公蒙求

### 呂正惠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惚間檣折舟人大恐  
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公蒙正告老  
甚切 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  
鈎深未到磻溪頃問釣魚人以首宰屬公公和進云  
愚臣鈎直難堪用且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

台席

見王壺清話

### 趙頊

趙頊字仲微單甫人登進士第累為兵部員外郎益



州路轉運使 真宗謂曰遠方之事朕百欲聞一一  
奏來朕當為卿行之成禎至蜀奏利害較詳及後益  
州關守乃自三司監鐵副使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  
士知益州天聖中以工部侍郎知并州迴上殿奏事  
上曰先帝時嘗詔益州市銀六千匹時有姓趙者知  
州止市千匹還是卿否禎曰是 上曰卿如此恤民  
誠至公嘗聞先帝言卿朴厚可任未幾為刑部侍郎  
樞密副使以先帝所委臣故也 見本朝  
明臣傳

### 晏元獻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

適值御試進士使令公就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賦  
此有賦草尚在別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  
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  
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食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  
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昆弟講習一日選東  
宮官忽自中批出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  
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 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  
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  
既受命得對 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雅則曰  
非不樂燕游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右有錢亦須



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本眷  
注日深 仁宗至大用見筆

晁迥

大中祥符元年冬行升中之禮駐蹕於宗晁迥當草  
赦書之詞例先進呈裁定唯舊儀學士當直日或遇  
宣召即繫鞋赴上戴帽子見之迥自忖度今皇上以  
封祝大禮方在致齋之中必加嚴肅不同常時乃服  
兼笏造行宮門有中使入奏俄出報云 上適問之  
聞學士穿 遽起入內矣可此止 祗伺暨中使復  
人迥佇立移晷中使來召引至幄次而上已改御巾

帳而坐起居訖升詣帝所望之儼然即之也温進呈  
詞稿省覽稱善怡顏俯問有加常等既為賜坐令飲  
茶而退茶子解云春歲柴可為飲百人詩因思古之  
帝王優禮節行之臣不冠不見則有之矣內愧孱瑣  
何以當聖君休兒之重乎茲惟先皇帝恭已待士之  
德發自於清衷而然也

又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忘其暮春之月閣門傳宣布告  
令赴池苑游宴之會法從既集俄而陰雲與密雨降  
有詔罷後苑之遊 上賜宴飲 上御承明殿面北



而坐預侍者翼列如儀既而執事之臣之捧金盤進  
名花有牡丹重杏千房者并諸奇花首至御坐前餘  
皆散布諸臣雕俎之上內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  
及親賢宰執亦如之以賜諸臣皆戴焉 上忽乃眷  
西顧宣言曰與學士戴花力更從惟俄有中使數  
人遽至與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無不竦動也前  
代寵詞臣有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則嘗聞之矣豈  
謂親日月之照待以至公之礼何幸會之深歟

又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忘其血當宿直方甲夜奉召赴

內東門 上御面東閣子坐起居訖升進次宣索坐  
物執事者疊青墩於御坐之北隅方命坐而上語及  
處起側立以聽焉示諭令草詔今忘其所恭授宸旨  
畢命復坐飲茶而退却行總踰門 上宣言曰將蠟  
與學士照路俄有中使就御前拔取列置密炬之一  
其圍徑甚大中使執之前引內東門赴於本院引接  
人吏古之取金蓮燭其若是乎 上凡知故事善視  
邇臣多此類也並金坡

王文正

上宣諭曰朕尹京舊卿弟旭宰屬邑有庶幹之稱可



委以繁使公對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議不便上曰前代父子弟兄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故滯其才公曰今省府廼七人要職若於乎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弟陛下知名望他日出於宸衷且乞一開局遂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誌第曰上知爾之才必有任使而終不言所得之吉翊日彼命乃知銓管人引對上見公第賜與緋魚公因對叙感上曰不知尚着綠因朕失照管

又

王沂公會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叅預政事因白公會

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願有裨補公曰願聞其說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拱背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已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某同來諸公以前說聞於上上曰誰所行諸公曰皆公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公曰上之委遇非曾所知也公曰向蒙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益

又



文正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萊公出鎮會宿私第  
翊日朝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  
臣和睦誠可喜也

又

上宣示公曰聞卿居甚陋寤令計之官為脩營其間  
更繫卿意增益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  
日止庇風雨令葺過已甚矣每思先父嘗有愧色豈  
煩朝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並見名臣遺事

禮遇詞臣

真宗好文待學士尤重王欽若召見最頻其後趙鼎

李宗諤陳彭年王曾李繼數人皆被恩遇惟演再入  
浣天禧四年間屢蒙召對或龍圖閣茲福殿承明殿  
治宣和門之北閣子皆從容賜坐移刻而出其言議  
及奏對此略而不書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門詢吏云  
今日誰直然後召之見金坡遺事

御書碑額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額多帝飛白題  
榜勳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冠準曰  
旌忠李迪曰遺直晏如曰舊學丁度曰長儒王旦曰  
全德元老文彥博文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



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  
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勳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  
王子融守河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  
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  
神考亦屢有賜者燕澠水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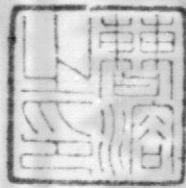
皇朝類苑卷第七

皇朝類苑卷第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勳舊德處夏具瞻熙寧畱守北都遼使  
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  
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  
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  
子忠彥奉使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  
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二





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  
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勳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  
王子融守河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  
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  
神考亦屢有賜者燕澠水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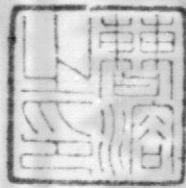
皇朝類苑卷第七

皇朝類苑卷第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勳舊德處夏具瞻熙寧畱守北都遼使  
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  
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  
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  
子忠彥奉使遼主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  
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二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悅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而樂也識  
者以謂過人遠矣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  
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乃愕  
然相謂曰吾以謂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  
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  
次問文富二老亦或以公或以名而已公鎮大名四  
年虜使每涉林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  
勿亂需索以辱我也人嘗有侍使曰我在國中想望

韓公名今幸過此何如得見故事惟通攝少與之相  
見而留守不出也又嘗有喻下其者曰獻侍中馬須  
擇好者未既而不如昔怒曰此豈比他處敢爾不加  
意遂答其人易其馬

三

治平中夏國泛將使至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特太常少卿祝詔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而見  
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  
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王  
飲食而不及他語也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及某



事則以其辭對辨某事則以其辭折視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若之下人聳伏祝常以謂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及也

四

韓忠獻公神道碑 神宗御製也中公薨前一夕有大星殞于園中握馬皆鳴又曰公奉詔立王子句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句立朕以承祖宗之叙可謂定冊元勳之臣後銘其碑曰行不歸中夕是悼尚想公議淚落苑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命定冊元勳之碑見歸錄

又

皇祐五年韓魏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略河東時公在定五年矣將行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之一日偽遊長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初不知至日晡始悟奔走宿於北門門不得闔寮屬相與設祖于道鈴轄郝質壯勇士也首感泣大慟聲徹於外官吏皆泣下既而道路士庶哭聲動原野

六

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祠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聞公以為慢神莫斯為甚迺完



廟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特降公即走寮屬禱於祠  
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荐飢定獨屢豐故嘗有詩曰  
靈嶽祠官尚未回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帥并  
門又嘗題於廟門云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無不嚮咨  
故所道即窮居以謝並見魏王別錄

七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  
用度皆出于官 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  
定冊元勳之碑明年曾侍中薨 上題其墓碑曰兩  
朝顧命替冊亞勳之碑見魏王別錄

八

熙寧初在咸秦平涼經略使蔡挺建議欲城白塔公  
許之及本路兵馬夫丁既興而虜騎亦至塞下恐挺  
兵敗而事不濟且已任其罪乃走使京師具事勢如  
此及其可憂之狀請命於朝廷朝廷惟責公以下當  
增脩保障致一路溝城懼於奔衝而不知始建謀者  
挺也公亦不自辨洎城成無事公復奏挺之功而乞  
加獎諭馬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公親  
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臥內  
人或以公甚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劾委於佐屬而



少自便安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死或生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將何取略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敢有略也况其可以委之乎公嘗政府十有餘年替輔三朝絀陟群才其入踐臺省外總方鎮出於門下者過半矣然其知恩感義於公者幾希人或以此為說公曰吾以至公之道薦人而不求人知以至公之道責人不避人怨但無愧於天地豈復要於人也

九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募人入

粟分命官吏設餅粥以食民公曰往按視遠近歸之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優詔褒美其略曰河北都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鄉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並見魏王別錄

司馬文正

司馬文正公以高材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退有十餘年而天下之日冀其復用干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



見村民百餘懽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出渾水燕

### 孫威敏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祀享不可以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頌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亦不可

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 陳文惠

陳文惠公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餘子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脩歸息于先秦國公燕公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焉並涑水紀聞

### 王沔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叅大政敏於裁斷特趙韓王罷政出洛呂文穆公蒙正寬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舊例丞相待滿於廬燃巨燭天殆曉將入朝尚有留按



遣决未盡汚當漏舍止燃數寸事都畢猶徘徊咲談  
方曉 上每試舉人多令公讀試卷素善讀書縱文  
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  
者高選舉子嘗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陶尚書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 太祖御便殿陶至望  
見 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仿  
徨不進 太祖咲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  
來 上已束帶穀即趨入 並歸田錄

王荆公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謂青苗免役始終言可行者  
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  
或入澠水燕談

又

王荆公再爲相承黨之人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  
者已不可信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子雱謀議  
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  
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閑地久之得會霧觀使  
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謁荆公寓止  
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



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  
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  
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宗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  
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  
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諠忿于庭  
荆公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  
搜二皂而與毛抗李宗大皆詣荆公謝以公皂生疎  
失於戒束荆公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  
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  
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

使撫問適至而聞爭聽事中使回日悉以此奏聞於  
是葉均毛抗李宗大皆罷而以呂嘉問為首又除王  
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

又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叅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  
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  
語次忽矚余感取筆書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  
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二年公罷相知金陵明  
年復拜昭文館大學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納節



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霧觀使遂築一第於西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邀余同遊鍾山憇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窓之詩公撫然曰有是乎微咲而已誦筆

向文簡

太宗飛帛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二人者名臣為朕記之向公自員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正百余曰同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與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因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密使麾兵被

甲衣袍伏於廡幕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闔無一人預知其者命讎入先令馳逞於中門外後召至塔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各懷短辨即席誅之勦乞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徒股慄

富文忠

慶曆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水流民貧入京東公所勸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室因崖為窟以處流離擇寄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奉即民所贊聚藉而授券以時給之噐物薪菊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為義塚收瘞



自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路資遣還業  
入州之間所全活者無慮七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  
又萬餘人 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  
乏 官職也卒辭不受見澠水燕談

二

富公弼忠厚正直出於天性始終一節故富公之使  
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  
萬其一以公生妻梁王使與虜約曰能為我令元昊  
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虜曰  
元昊稱臣納款我願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

然須是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  
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見澠水紀聞

三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  
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  
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  
自唐以來謂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垂手扶  
之送客未嘗下塔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禮  
蹴踏起退及公相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  
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效之



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溪居不出晚年  
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  
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數若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  
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  
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  
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為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  
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  
則以書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  
嗚呼苟非事君若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

克於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四

治平中公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  
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  
如此之堅何也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後去  
乃不得已也豈得為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  
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  
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是者皆謂公筋力既壯  
必未肯決去至是乃服廬陵居

五



富韓公熙寧中罷相鎮亳常居養疾罕出視事暮刑  
諸君須有事必稟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  
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諸君憂疑不能措手者  
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曉然率常  
決其所疑者退而嘆伏莫可及也公早使強虜以片  
言折之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  
矧退處一郡乎

梅聖俞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昂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

昂臣女也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  
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  
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  
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得梅聖俞詩一篇者  
其名重於時如此

呂文穆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深所眷遇有  
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第獻以  
求知其第因問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  
安用照二百里其第遂不敢言聞者嘆服以謂賢於



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  
以婚戚傲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為門下相舊制  
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  
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  
於巖穴不能需寸祿者無限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  
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  
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公生於  
路中祖第正寢至易簪亦在其寢其子集賢二卿居  
簡平日親與文寶語此云並廬陵居士集

燕王元儼

燕王元儼 太宗幼子也 太宗子八人 真宗朝  
已亡歿至 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  
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 仁宗幸其宮親為  
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  
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事實歸田錄

陳元叟

陳元叟字廣夫為廣西轉運使 上言苧布所種與  
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投新幹枝葉繁茂則刈之周  
歲之間王收其苧一固其本十年不衰每織布一端



止售百錢蓋織者多而市者少故地有遺利人無餘  
資固克復交市帛之數歲萬匹自勸農廣植麻苧以  
益錢折變救市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請以  
苧麻充折桑柘之數令佐書曆為課範蜀公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  
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致太平得優  
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憂勤足以為警戒他日四方寧  
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而戎納款而封禪  
祠紛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

人遠矣

見廬陵居士集

二

李明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  
無口匏公咲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  
脂苟畢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  
人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公  
薨沐浴左脇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殮不聞腐氣信復  
踐之明效也

三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旦僕逋宅金十千忽一夕遁  
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爲一券繫於帶願買於宅  
以償焉相丞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  
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上請夫人親結縭以主  
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  
良其奩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  
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薨哀經三  
年並見湘山野錄

四

公嘗言李丞相沆重厚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

體樂賢好善爲丞相有長譽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  
務罕以纓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甚  
偪下以甚頽垣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  
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  
語沆沆咲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  
勸治居第朱嘗答維諾言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次第但念內典以此世  
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  
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枝聊自足  
爾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左脇而逝時乘暑停屍



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沈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維善語曰外議以大無為口匏維乘閒嘗違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奏無雍滯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苦邦國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所條議所以脩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與之談皆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藉之子坐起拜揖尚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聚以論寵獎此何有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行即世所謂籠罩之事僕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沈常言居重位

實無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殉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蓋陸象先庸人擾之論也揚文公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沈嘗言其厚子時沈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言聞蘇子云宰相二十年能使陳執中俗耳再持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龍興節賜宴尚書省論此出廬陵居士集



皇朝類苑卷第九

名臣事迹

王沂公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嘗謂尹師魯曰息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廬陵居士集

二

景福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輒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諸止稱契丹本號也可 真宗激賞再三朝論歸之



三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辨汲自  
街鬻且於賜新鐵券公曰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  
之具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見上  
水紀

四

王沂公曾發解反南省程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  
儀為翰林學士獻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  
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范魯公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最舊宿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  
質初知印判事語曰堂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

為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實  
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揚文公

又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  
翊戴嘉謀偉量特稱名相然自以執政之地生殺舒  
慘所繫苟不能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  
畢加之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有位者今古為難嘗  
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拙錄



聞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  
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公而告曰吾善鍊水銀  
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授子即其以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  
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  
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  
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錄

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謹直言無回避左  
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乃落太章閣待  
制出知饒州余靖要道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  
師魯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  
坐貶監郢州稅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監高若訥不  
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縣永叔  
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年来此輩沉默畏懼布在世  
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君  
謨為四賢一不肖詩播于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  
之頗獲後虜使至密市以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



中有書永叔詩在壁者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也  
一不肖若訥也

三

諫水紀聞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城下晏公請掌  
府學仲淹當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  
以身先之夜課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  
齋舍調之見有寢先者詰之其人詔云適疲倦暫就  
枕耳仲淹問未就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  
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  
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

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  
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  
相書言朝廷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偉  
之時晏殊亦在京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  
仲淹捨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  
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  
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廷仲淹以為不可晏  
殊太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  
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已恥不意今日更以正  
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湘山錄



四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無敢往  
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為長  
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  
若得為謀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

五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  
哀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於邠將出殯近郊賜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撫然即徹  
宴席厚調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水紀  
聞

六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止謁  
翊日召食待李即中丁固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  
道舊日脩學時最為貧窶與劉其同止長白山僧  
舍惟煮粟米二合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為四塊早  
晚取二塊斷蓋十數莖酢水泮半盂入少鹽煖而嚼  
之如此者三年

湘山野錄

曹武殺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內有侍使西



京朝辭日 太宗密諭之日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  
問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帶其  
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  
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  
故衣質 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  
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表一復以授內  
侍收復以十千吞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  
宗命取其復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  
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  
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

### 王叅政

王叅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  
善知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驟進少年無益於治  
抽詔改淮幙公歎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特忌晚  
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於婉畫之末乎  
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公嘗言慕范滂有橫 轡澄  
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王路皆切於特安 太宗壯  
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鄼  
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

### 狄武襄



天聖五年文安公光臣狀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  
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為卒晚年  
同入樞密院武襄為使文安副馬並見筆錄

### 魏咸熙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任太僕少卿崇典藩郡知  
杭州日晨朝視事掌舍卒掛油缸於簾鈎上正中其  
額翻汗冠綬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惶怖亟  
還卧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酒具賓友集饌陳越  
中銀缸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誚是跌  
盡碎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別

其蔬菓亦不加咎青量以為劉寬之比

### 薛簡肅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  
言也

### 二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  
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昔在蜀時  
有告戍卒反執軀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  
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並相山野錄



呂文靖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師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官與同罪仁宗從之期日都知叩頭乞罷諸軍監宦士大夫喜公之有謀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

山房而蘇子瞻為之記涑水紀聞

張乖崖

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知府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置侍婢以待巾幘自此官屬稍置姬侍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燬赤為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燬百兩手術士曰能之張即市赤百兩俾燬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君之術至矣然此物



不可用之私家立命工煨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  
慈寺殿上用公尋送寺中以酒盪遺術者而謝絕之  
人伏其不欺也

二

張垂崖性剛多躁蜀中盛夏食鈍鉏頂中束帶屢葉  
於益乎納之頗煩急取投器中曰但請與因捨而起  
少年慷慨學擊劍喜立奇節謂友人曰張詠賴生明  
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則為李順之亂益  
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輩頓師逼逼不進邀使行盛  
陳供帳郊燕以餞之舉爵謂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

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  
詔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着公速行公愈緩步  
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三來何  
也公曰陛下不愈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  
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深得輔臣  
之體紀聞

三

呂許公夷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為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燕肅為郡守  
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仁宗知



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因  
萊州阿共謀殺夫以為案問因舉免所因之罪主  
上決意用輔相自燕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  
凡臨劾而自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  
也錄

李公擇

李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白石庵之僧舍書  
幾卷公擇既貴思欲遺之後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  
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自其居曰李氏藏書

無以塞責當勉力平盜寇壘以手指其地曰若師老  
日曠即爾輩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若許僕叅  
後騎豈至今日醜賊以噉師久矣自是士氣果振獲  
捷而還清話

三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  
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畱一卷實封文  
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  
州訃至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諫議策發開  
所留文字乃画像衣免褐繫條草裹自為贊曰垂則



違俗崖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垂崖公遂  
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九曜院皆画像公府衙之東  
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為之也初蜀人雖知  
尚學而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於鄉者得張及李及  
張遠聞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款曲故  
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者皆薦  
於朝皆為負外郎而蜀人寢多仕宦矣每斷事有情  
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鑿板  
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錄出湘山野

四

張乖崖未第時嘗游湯陰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即負  
之于驢與小僮驅而歸或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澤深  
人煙踈濶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夜矣親老未授衣  
安敢少留耶但淬一短劍而未行三十餘里日已晏  
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見詠來甚喜密相謂曰今  
夜好個經紀張亦心動竊聞之因斷柳枝若合拱者  
為一格置室中店翁問曰持此物何用張曰明日早  
行聊為之備耳夜始分翁命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  
可去矣張不應即來推戶張先以坐床拒左扉以手



拒右扉店夫既呼不應即再三排闥張忽殺之退立  
其人躬身躄而入將張摘其手斃之曳入閭少時其  
子又至入前復殺之又持劔相翁方燦大爬痒即斷  
其手老幼數人併命其室呼僮牽驢出門乃縱火行  
三十餘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人失火舉家被焚遊  
錄

五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  
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  
諍素有風采無如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咄

事  
臣遺

丁文簡

丁文簡公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誓卷既而後自  
咲曰是不揆已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學士叅知政  
事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誓  
先進自糊名後寢 賈許公為御史中丞又奏罷公  
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 湘山野錄

二

丁度字公雅開封府祥符人祖韻盡其家聚書至八  
千卷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



為吾子孫矣父逢告以醫事真宗於潘邸官至將  
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辭學第二人  
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事遷太子中允集賢院  
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觀講道誼增置諫  
官切廟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庸以為州縣殿最章  
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兩  
京轉運使以祠部員外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  
侍講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  
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  
建言古之號令皆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錯

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為國體於是始詔軍族重務  
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儻蕩不脩威儀  
流輩多易之上嘗後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  
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  
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丞相間求進者上以度  
言諭執政且曰度侍從有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  
為地真淳美長者也尋以度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  
逾年叅知政事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  
密使夏竦言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其獄  
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為變事閔社



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且事  
至食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特物置紫宸殿學  
士以度為之起兼侍讀學士尋紫宸稱呼改為觀文  
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蚤喪妻晚  
年學脩養之術常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三人  
而已紀見凍水

###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  
例也但公名重今代故耳其為外夷敬伏如此也親  
水紀

二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凡有建明於 上前  
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為王荆公常歎其  
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  
是時歐陽公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  
公乃進之為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  
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  
言遂力辭恩命 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轉  
錄

太宗知人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之翰  
林其後呂蒙正為宰相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叅知  
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廬陵居士集

不信異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內典經文王似宗家  
不燃楮鏹祀其先人酒炙而已

出楊文公謄苑

### 皇朝類苑卷第九

#### 皇朝類苑卷第十

名臣事跡

大官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傳張公士遜樞  
相張公昇趙少公際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  
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二又一  
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  
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  
得最多蓋謂是也 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  
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之翰  
林其後呂蒙正為宰相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叅知  
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廬陵居士集

不信異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內典經文王似宗家  
不燃楮鏹祀其先人酒炙而已

出楊文公謄苑

### 皇朝類苑卷第九

#### 皇朝類苑卷第十

名臣事跡

大官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傳張公士遜樞  
相張公昇趙少公際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  
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二又一  
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  
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  
得最多蓋謂是也 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  
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



輕利 仁宗晚乃飛帛千歲二字賜之公遽進歌以謝優詔褒答此雖漢顯宗之遇栢榮不過是也出音箱雜記

### 將相世家

李密學瀆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畢生休戚慘舒一與之同及昌武死瀆亦後一日卒昌武即司空助第三子在玉堂 真宗召公同下晉公侍宴至宸殿 上曰朕嘗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維曹彬爾聞鄉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闕闕出東軒筆錄

公甚喜即日上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矣

二

### 陳恭公事

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惟 仁宗嘗曰不昧我者惟陳執中耳及其薨也韓維張洞謚之曰榮霧 仁宗賜謚曰恭薨後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絳七歲官葬日門下之人惟解宿三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調兩首且戴其事曰位至三公



有謚無再調金鉉品屢刻玉麟符已嘆鸞同穴遂  
悲鳳少雛擁塗者鹵簿誰為畢三虞公在中書日朝  
廷百事崇王多官不喜天子以為忠富貴人間賄榮  
沒後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風並見東軒筆錄

文潞公

至和初陳恭公罷並用文富二公潞公正衙宣麻之  
際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  
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徃徃相賀黃門具奏  
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  
彦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之

人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  
耶故余作文公批卷云永為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  
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  
上語也盧陵居士集

又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提鄂人也至和中提  
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  
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  
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或捷也  
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



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並見凍水紀聞

厠上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學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誦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登厠必執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唯此尤可以屬思耳已上見廬耳陵居士集

張文定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加肥猪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罷相

知安州安祿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哺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常以賓客會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厠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滲洎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每折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肉捨一頭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見廬陵歸田錄



李文定

李文定公為叅知政事時 仁宗為皇太子文定兼  
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固辭俄而太子出謝  
曰蒙恩以賓客為宰相 真宗顧謂曰尚可辭耶乃  
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  
與丁謂爭事罷天下之人皆以寬直許之東齋記事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 真宗方  
議東封西祀脩太平事業知秦州曾瑋奏羌人潛謀  
入寇請大益兵為備 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

喝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  
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  
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浚罪臣  
在任陝西觀邊相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  
能為國家建功立事以若此加罪臣為 陛下惜之  
上意稍解迪因再奏曰瑋良將不必妄言所請之兵  
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 陛下意但不欲從鄭州  
門出兵耳奏之房郡兵數為小冊常置鞞囊中以  
自隨今未敢以進 上曰趣之迪取於鞞囊以進  
上指曰集州其州矣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



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埽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外山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右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毋天下由是章獻深啣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叅知政事候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或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播迪之力也及為相時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為林持遷官迪不勝怒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

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後為留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駕貶衡州團練副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自刺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迪脇無不至人往見迪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其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太后上僊時迪以尚書左丞知河陽上即位召請詣京師加資政殿太學士數日復為相歲餘罷